

「……真是好聽的鐘聲。」

葛洛斯閉上雙眼，讓聽覺占據了自己的感知。

五點整的鐘響重重的在心頭絮繞著，伴隨著自窗邊拂來的微弱風聲。

他很是享受的聽著這像是為他所準備的個人音樂會，但思緒卻在鐘聲幾近結尾之時被強迫中斷。

——是那似曾相識的振翅聲。

『？』

被吸引了注意力的葛洛斯雙眼一睜，世界再次被視覺所支配。

映入眼簾的羽翼原本應該是雪白的，但因夕陽的渲染而披上了琥珀的色彩，象徵著和平的白鴿，如今又再次出現在他眼前。

但與上次不同的是，

牠既不停靠在窗台邊，卻也不飛離此處；只是一直咕咕的叫著，不斷沿著相同的迴圈環繞飛行。

葛洛斯正開始思考這隻白鴿的行徑為何如此奇怪時，對方卻不給他時間和餘地，就這樣逕自飛走了。

總覺得……不太對勁……縱使這只是單純的直覺，還是趕快收拾一下然後回家吧。

但很可惜，直覺這種東西雖然總是沒由來也無法做解釋，但卻能準的可怕。

「唉呀呀……糟糕，總覺得有點迷路了呢。」

約莫是從走廊處傳來了這樣的說話聲。

聽起來不過就是某位機研部同僚為了拿忘掉的東西，而在公司迴盪時所說出的懊惱詞句。

但這稀鬆平常到不行的一句話，在葛洛斯的耳裡聽來完全不是這麼一回事。

他很倉促的站起身子，表情滿是驚愕，但卻也不敢回過頭來面對門口。

「果然第一天來公司，是無法搞清楚方向的啊……有沒有哪位同僚願意來幫幫我這可憐的新人呀？」
在幾乎已空無一人的空間下，顯得響亮的鞋跟踩踏聲很快的就來到門口並停了下來。

「啊、找. 到. 了。」

在聽到這句話的同時，葛洛斯的身子大大的震了一下。

「請問一下——可以麻煩你帶我了解一下這裡嗎？機研部的同僚——」

「還是說，我應該要這樣叫你……洛斯？」

被對方語尾帶著的寒慄笑意給刺激到，剛剛還直發著抖的他忍不住回了過頭。

「為什麼、啊！」

還沒說完話，就被快步上前的對方擒住衣領，並整個人被大力摔上牆邊。

「哼？我沒聽清楚耶，你是要問我為什麼會來倫敦？為什麼會在信鴿？為什麼會跟上來？是嗎？」

「哈！別傻了——別忘了我是誰，而你又是誰？」

「更何況，唉……洛斯，你就是人太好啊！」

對方那雙眼眸有著和夕陽一樣的顏色，在陽光的照耀下顯得更加閃爍銳利。

甚是猙獰的眼神如同看上獵物的野狼，直盯著葛洛斯不放，彷彿除此之外他的世界裡沒有其他事物。

他用一下聽似平靜卻又一下幾近吼叫的語調說完話後接續大笑了幾聲，並一把將塞在口袋中的紙屑揮灑而出。

葛洛斯認得出來，那些是被撕碎至破爛不堪的美麗題字和信紙。

某張碎裂的信紙角落有著看不太清楚的字跡：Med……e bedste……sker，G……ers。

他愣住的看著它們直至其散落一地，沒有人讀得出那眼神到底是絕望還是懊悔。

「……請你……放開我……」

雖然怕到全身顫抖，但還是被現實逼出絕路而說出了那支離破碎的訴求。

葛洛斯現下相當想離開這裡、不、應該是說，想離開這個人。

「你？你叫我你？你讓我好傷心啊洛斯——」

上一秒明明還猙獰到使人發寒的表情，馬上就轉變成傷心失望貌，讓人有著此人是不是專業戲劇演員的錯覺。

「是因為太久沒見所以忘記了嗎？不不、你不是那種人呢！嘛……什麼原因都好啦。」

「那不然這樣吧？叫一聲我的名字聽聽？我就考慮要不要讓你回家？」

「雖然我真的好——想好想在這裡跟你敘敘舊就是了……」

將葛洛斯死死箝制住的男子自顧自的說著並竊笑幾聲，
隨即把注意力轉回他的獵物，那甚是期待的眼神竟能讓人感到害怕。

「我……這……」

很明顯的，葛洛斯相當清楚對方想要的答案是甚麼，但他卻遲遲無法突破心牆，喊出那短短的幾個字。

「……嗯？不說嗎，洛斯？不過就是個名字不是嗎。」

那原本期待的雙眼和語氣瞬間冷了下來。

就像是朝日瞬間轉至寒夜，現下的氣氛凝結成霜且令人脊背發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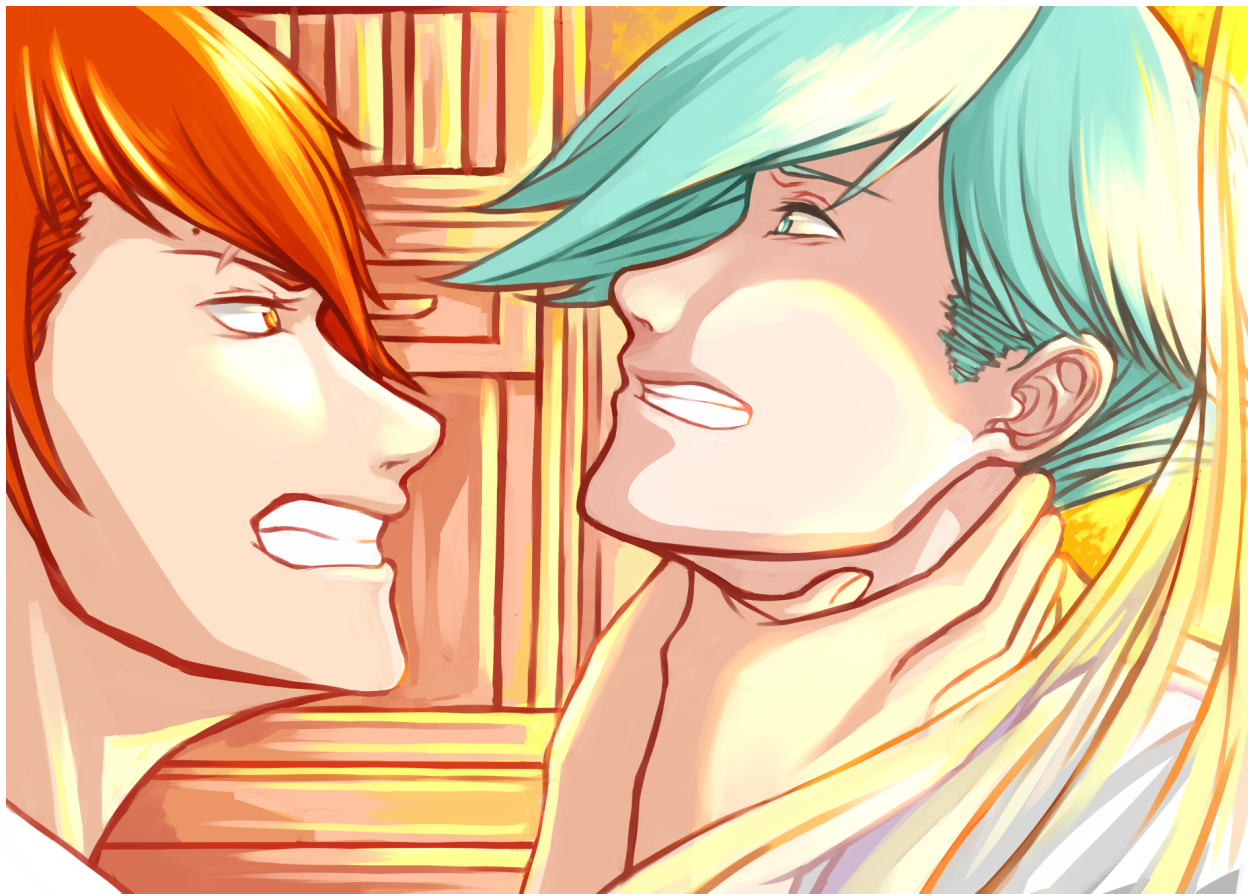
「你就……這麼不願意說嗎！」

狼一但發狂起來，任誰都知道接下來絕對不妙。

他朝葛洛斯怒吼著，那因憤怒而染上殺機的眼神熾熱到像太陽一樣能夠燒盡萬物。

氣壞了，他氣壞了。

就只是因為聽不到對方呼喚自己的名字，但這卻也同時代表對方甚至連自己的名字都不願說出口。



失去理智的他，就這麼將那強而有力的手掌覆上葛洛斯的頸項，並毫不留情的勒住。

「不、呃！嘎啊——」

想阻止對方的行為，但已為時已晚。
越加加強的力道，一次次奪去了他呼吸的機會，

原本清晰的視線逐漸模糊，甚至還不時眼前一黑。

……難道就這樣結束了嗎？

『……』

突然地出現了。
那被埋藏在回憶洪流中，記得再清楚不過，但卻仍無法說出口的____。

不行……不能在這裡就……

在意識遠走他方之前，葛洛斯奮力的掙扎起來。

依照情勢和力氣他是不可能成功掙脫的，但上天似乎在這時幫了他一把。

因為掙脫而失衡的兩人，就這麼撞倒在一旁的機械。

磅——！

「……哇、好痛……」

因疼痛而昏迷片刻的男子跌坐著，邊小抱怨了幾句邊拍掉身上的塵埃。

但不得不說，這突如其來的狀況讓他稍微冷靜了下來。

可是才冷靜不了多久，他的情緒又將開始起伏。

倚倒在牆邊的葛洛斯皺著眉頭，雙眼是緊閉的。

右手臂的衣袖在剛剛的意外下被扯破一角，原本就佈滿疤痕的肌膚上又添加了新的傷口。

對那名男子而言，看到這一刻的瞬間，世界就此凝結了。

雄偉的鐘塔內部，精美雕花的玻璃窗下透進來的強烈陽光，規律運轉著的齒輪，隨著時間行進跟著響起的滴答聲，來不及阻止的步伐和談笑，就算彼此都伸出手卻還是無力挽回的憾慟。

一切都是從那裡開始，卻又至那時結束。

我，已經，不想再失去你了。

「葛洛斯——！」

劇烈的慘叫撕裂了整個時空，把一切思緒扯回現實。

顯現出了從未有過的慌張與擔憂，這樣的神態是否才是這人的真面目？

男子作勢想要抱起葛洛斯，但原本打算伸出的手卻又猶豫了半刻。

他不敢再去碰眼前的這個人。

這幾乎能堪稱是反常的舉止，讓人無法和剛剛的他做任何聯想。

「我只是……不想要你離開阿……」

剛剛還氣勢洶洶的猛獸，現在卻變成一隻乖戾的家犬，

著急的同時卻又不知該如何是好的他，眼眶就這樣被逼出淚水。

「嗚……」

總算在昏迷之中醒來的葛洛斯，發出極細小的呻吟。

漸漸恢復視線的他，第一眼對上的是面前的人。

對方正不發一語的低頭……啜泣著？

「……洛……夫……」

葛洛斯躊躇了很久後，帶著顫抖甚至參有哽咽，小小聲的說出了這個字詞。

「……？」

對方的頭抬了起來，正對上葛洛斯，眼中寫滿疑惑和不可置信。

你……肯回來了嗎？

連他自身都沒意識到的，伸出了右手想撫上葛洛斯的臉龐。

「！」

對方示意關懷的手伸了過來。

但這行為對葛洛斯來說，卻是令人懼怕的洪水，快速的淹沒心房。

連意識都還沒跟上，手就已經大力的將對方的手給拍掉。

※

到底為什麼自己選擇這麼做，自己也不知道；但唯一知道的是，現在雙腳正不聽使喚的狂奔著。

心頭終究被恐懼兩字占據了。

「……可惡！」

好意被拒絕了的男子，在呆愣片刻後面目又轉回猙獰。

無處洩憤的他只能把拳頭猛地打向牆面，夕陽隱約照出臉上那乾涸的淚痕。

「咦？塞納也在？我們以為你先回去了。」

和塞納一樣有著一頭紅髮的梅納如此詢問著，他們在販賣工具和零件的店面巧遇了。

一旁的維什尼亞克只是老樣子的默默看著，沒有打算參與兩人的對話。

「咦……啊、是你們啊？」

塞納一開始還不解的想是誰在和他說話，明明就沒有看到半點人影。

直至看見了維什尼亞克後他才得以猜到，跟他說話的是梅納。

「最近不是有藝術品被偷的事件嗎？我打算多買幾個扳手以備不時之需。」

塞納邊說話的同時邊把弄著手上的扳手。

眼神則清清楚楚寫明了『敢在我面前出現就死定了，你們這些小偷。』

總覺得有些可怕啊，塞納先生的表情。
梅納在內心默默想著。

就在這短短的談話結束後不久，疑似有人跌倒的聲音打斷了片刻的寧靜。

第一個看過去的人是維什尼亞克，原本還面無表情的他突然面色凝重的皺起眉頭。

「……葛洛斯？」

「什麼？」

聽到這句話的塞納一時沒反應過來，但他看到梅納回頭後，自己的眼神也一併跟上兩人所看的方向。

原本顯得高大的男子如今正跪倒在地上，手摀著心口好像很難受的樣子。

「喂、你！振作點啊！」
跑速向來很快的塞納第一時間衝上前去，他蹲下來用手晃了晃對方的肩膀。
他從沒看過葛洛斯臉色這麼差的樣子。

「葛洛斯先生的右手受傷了！」
梅納注意到對方那破得不堪並稍微染血的衣袖，他急著翻找起右邊的腰包看有沒有能暫時止血的物品。

維什尼亞克因為自身個性和一路下來的經歷使然，他是三人之中最冷靜的。

察覺葛洛斯喘得相當異常的他，注意到了那雖然已經不明顯，但卻依舊殘存在對方脖子上的勒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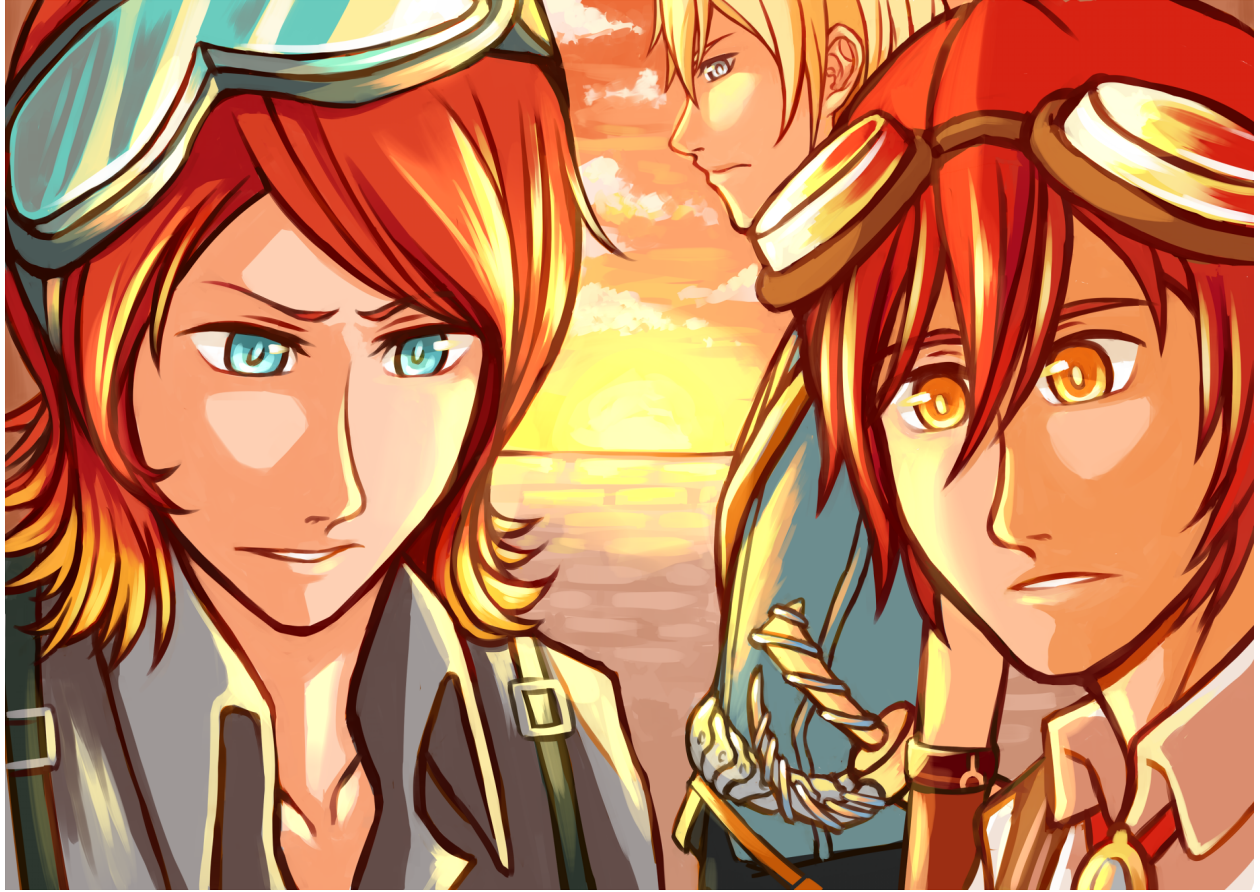
從那勒痕判斷，可以確定整件事是人為的。

發現到了這件事的不單純，維什尼亞克開始用銳利的眼神掃遍四周，想揪出任何可能潛伏在一旁的人。

「這裡離信鴿不遠，我們先把葛洛斯先生帶去那裡吧？」

梅納一時做出了這個提議，但沒想到第一時間回應他的人卻不是維什尼亞克或塞納。

「不……請別……去那裡……」



回應的是葛洛斯。而大家一聽到這出乎意料的話，都滿是不解的看著他。

「至少……現在別去……咳咳！」

呼吸還沒調整回來，說到一半時重咳了兩聲。

「好了我們知道了！你別說話了！」

現在的塞納很是急躁，所以說話時帶了點訓斥的口氣。

「如果不要去信鴿的話——」

梅納看向了自已的室友，而對方那灰色的眼眸很快的就對上梅納的視線。

「先帶回鐘錶店再說。」

維什尼亞克用簡短扼要的話語做口頭回應。

「知道了，那我去找幾個同僚回信鴿看看情況。」

「如果讓我找到罪魁禍首，他就死定了。」

塞納說完話後咬牙切齒著。

右手以相當大的力道緊握著扳手，他不能原諒把自己的朋友弄成這樣的人。

梅納和維什尼亞克兩人將葛洛斯的雙手搭上自己的肩，有力但同時也小心的將受傷的他扛了起來。

「葛洛斯先生，請再堅持一下。」
梅納用溫柔的語調說著，希望能讓對方安心點。

「……抱……歉……。」
葛洛斯在昏過去之前講了這最後一句。

「……你沒有必要這麼說。」
維什尼亞克本能性的做了回覆。

但他所不知的是，葛洛斯這句道歉不單單只是對他們說的。

「葛洛斯·伊魯夫。」

「咦？」

「葛洛斯·伊魯夫，本屆術科入學考第一名的學生。我沒記錯吧？」

「是、是的，你沒記錯……那個！我可以……請教你的名字嗎？」

提問的時候，對方正好把書看到只剩最後幾頁。
葛洛斯他知道，對方大概要看完書才會回應他，所以已經做好耐心等候的準備。

但事情卻超出了他的預料之外。

對方一聽到他的提問，馬上就把書本闔上，最後未讀的幾頁就這樣被活生生的壓在書底。

那雙看似平靜的夕色眼眸，精準的對上了葛洛斯的臉龐。



「……因格洛夫。」